

习近平的故事

——习近平在正定

连载 40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新闻工作,提出了包括转变文风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要求。作为一名资深新闻工作

者,您如何理解他的这些要求?

赵德润:习近平同志要求新闻工作者转作风,改文风,讲得很有针对性。随着科技发展,人们获取信息更方便了,记者的工作也更加便利了。但再怎么便利,也不能代替记者到一线去深入实际观察体验,那样的新闻才更有质感,更有价值。他提倡文章“短、实、新”,我感触尤深。我们

现在在文风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仍然可以看到和听到很多套话、空话,这和脱离实际是有一

定关系的。领导干部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文风还是要追求准确、鲜明、生动。习近平同志讲话、写文章就很有特点,朴实无华,很接地气。1984年我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讲话不搞“穿靴戴帽”,没有官话、套话,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怎么想、怎么干,“正定县”怎么做、有什么效果,简明扼要,深入浅出。

我们经常讲新闻理想,其实,新闻理想和我们国家、民族的理想是一致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

期。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治国治军,我们重拾了党心,振奋了军心,赢得了民心。现在回头一看,四年多时间,我们党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情,确实令人惊叹!短短几年好像过了好多年,国家各方面的变化之大,进步之大,都是以往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新闻工作者大有可为。

朱万志

绿叶的梦想

春天的气息是从一枚鹅黄的嫩芽、一片浅浅的绿叶上弥散出来的,是星星点点的绿点亮了春天的眼睛,阳光透过绿叶,一天天叫醒花儿们,竞相开放,月亮登场。绿叶一天天贮蓄着绿色,一天天叠印着春天的影子。

绿叶默默地为春天搭建着一个繁华的舞台,芳菲斗艳,流光溢彩,热闹非凡。

世俗动尘心,繁花撩人眼。人们大都喜慕繁花,繁花之处更吸引人们的目光。无限春光里,在最美的鲜花和绿叶面前,人们大都会不假思索地选择那夺目的鲜花,将目光、镜头聚焦于绿叶搭建的舞台上,以为这个舞台就是整个春天,自然便忽略了绿叶的存在了,自然看不到春天真正的颜色。

然而,绿叶从未离开过春天的舞台。但她知道,在春天的舞台上,她永远是个配角,必须退居幕后,因为她没有花儿那般娇美的容颜,没有花儿那般迷人的姿色,她只有充满生命灵性、宁静朴素的自然之色。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无论花儿们的舞台如何繁盛热闹,如何绚丽多彩,绿叶初心不改,本色不变,不张扬,不做作,不艳羡、不嫉妒那些主角们,摆正位置,甘当配角,以自己的默默无闻,成就花一生的娇媚。

绿叶懂得,即使再美的舞台,也有谢幕的时候。

那些迎春花们,早早登上春的舞台,不多时间就隐没绿叶中。那些桃花、梨花、樱花,无论如何妖娆动人出尘绝艳,一场风雨袭来,便“半化春烟半化尘”。还有那些叫的上名或叫不上名的花儿,春光早晚都会帮她们卸去盛装,她们只是春天的匆匆过客。对自己搭建的舞台,入眼,绿叶云淡风轻;入心,绿叶不惊不伤。繁花终将落尽,唯有绿色永恒。风吹雨打更轩昂,绿叶才是春天的风骨。

绿叶的心,只为守着自己的梦想:给春天一个最好的装点。

她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经风雨,默默生长;一生都在奉献中度过,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那一抹绿色。

绿叶把心贴近春温暖多情的胸膛;用绿拥抱夏如火如荼的炽热;淡然接受秋的飘零金黄,从容迎着冬的风刀霜剑。曼妙谢幕,亲吻着大地,带着如释重负的微笑。

由物及人,识叶知人。

对于天下的子女来说,父母何尝不是绿叶?子女是父母生活中永远的主角,让自己的子女出彩是每个父母执着的梦想。子女是父母最大的事业。父母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子女身上,对子女从无所求,无怨无悔,惟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一生的时间成就子女的一生。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那些普通的农民建筑工何尝不是绿叶?他们朴实无华,撸起袖子,埋头苦干,不惧危险,只为了给城市增添一道风景线。他们用汗水和臂膀筑摩天大楼,建广厦万间,默默地为城市建设贡献着自己。然而华丽的城市却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是城市的一群过客。

对于丰收的果实来说,那些憨厚的农民何尝不是绿叶?让每一棵庄稼都结出果实,这是农民的梦想。他们认真对待每一棵庄稼,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从不厚此薄彼,用目光爱抚每一棵麦穗;用汗水滋润每一颗稻种;用双手呵护每一颗米粒……一颗种子结硕果时,人们赞美的都是丰收景象,农民却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反而会为一粒饱满的果实堆出满脸的笑容……

梦想执着,情怀深沉,忘却小我,不慕浮名,甘愿奉献,鞠躬尽瘁。这是绿叶的格局,这是绿叶的情怀。

一叶一世界;一叶一春天。

我们又何尝不可以做一片绿叶呢?

冯一航

只要月光还在

“如果没有月亮,那些日子都无妨。”——题记

时常于月下漫步。涉遐于脑海里,却只敢于步而行。想找一方无人之境,回到风里去,在月下幽居。

欢喜于月色笼罩的模样,氤氲烟气里的,便有人说它和潮水一同升起,空里流霜,汀上白沙,把离愁洒在江边;也有人特意推开窗,悄悄挽下碎玉玲珑的帘子,掩着门扉,让花落到案几,让月光走进窗棂。无论他们怎么说,只要月光还在,天心月圆,一书芬芳。

要我说,月光是月亮素净的衣裳,是晚风悄悄吹起的衣角。纤瘦细腻,裙袂飘飘,在黑夜勾勒出曼妙的晕影。因为素净,所以动人。只要月光还在,万物相宜,光阴温静。

月光是最好的墨。卷上珠帘,无言顾影,一身都是月光。笔尖是月光,纸上洒满月光。蘸着月光落笔,写在夜的幕上。幽暗的光线,把所有的灯红酒绿,所有麻木的躯体,用月光洗浴。多想静静躺在月光里,与月光一起变成透明可触

的冰晶。夜戚戚,月下的事多了几分闲愁,几分寂寥,月光用淡淡的清思,羽化了夜的凉薄。一笔一墨一纸一砚,一半掩在阴影里,一半浸在月光中。只要月光还在,闲适安暖,等闲笑谈,意趣涓滴。

等月早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习惯等月,等月残,或月圆。等月,就像是等一位无语凝噎的故人,无需寒暄;无需问候,会心一笑,便一见如故。在岁月的垂眸里,在时间的侃笑间,以一千种姿态,以一万次回眸,慢慢等下去。只要月光还在,一皱眉,青山不倒;一展颜,花开倾城。

此刻便在等月。朦胧柔和的月光,温柔且嚣张。在恍然间生出淡蓝的褶皱,或是素白的编绢上,能溢出软烟般的蓝靛。仿佛我们都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好像有雾,看不清月亮,谁来剪月光?

江小清

我的村庄

堆积我半生的雪花

还未被胶东的季风吹起

老村屋檐的荷叶瓦

就一片一片悄然落下

乡音,吻痕

走远的脚印,又溯游

在老街和胡同紧贴的怀抱里

流淌在我体内的无数条小河

才寻到出生之溪地

曲曲弯弯

那是命签上早就刻画的细纹

炊烟飘来泥土的清香

醉倒的月光,照亮

黑夜里唱起土戏的老人

咳嗽声越来越沉

那是石墙或草根深处

发出的低吟

我的河流

乡音在风中响起时

大沽河正流淌着月光

只有故乡的河水

有童年野刺莓一般的甜味

这个金黄的季节

我们一起收获

又重新耕种春天的希望

常常在千里之外

踏着她的足音一起行走

从此,我不再是孤单的沟渠

我是她的一个无名的支流

我的眼睛像枝头熟透的野果一样

秋风起,涌出故乡的泪



秋意
黄辉
摄